

抗日战争时期,在胶济铁路沿线活跃着一支由铁路工人组成的抗日武装——张博铁道大队,他们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破袭战,组织大小战斗二百多次,炸毁了日军的“国际列车”,在国际社会造成重大影响。

1937年底,日军占领了胶济铁路,大批铁路员工失业,陷入水深火热之中。12月,廖容标、姚仲明、马耀南在张店以北三十华里的黑铁山举行了抗日武装起义,点燃了淄博地区抗日斗争的熊熊烈火,从此大批失业铁路工人纷纷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,积极投入抗日斗争。

1938年5月,原为张店机务段火车司机的邹光中从徐州回到淄博,他以第五战区职工抗日联合总会主任的身份,与中共淄川矿区区委书记张天民取得联系,在淄博恢复重建五战区工会,接着又在佛村的吕家祠堂里,正式成立了胶济铁路职工抗日联合会,为五战区工会的下属组织。

胶济铁路工会成立后,受到了广大铁路员工的欢迎。它虽是个群众团体,但在战争形势下,却既要去做群众工作,又要搞武装斗争。因此,工会相继派出翟运泉、张益三等深入铁路沿线各站段,发动职工参加工会,派出张文亭、孟昭铸等到附近农村筹款买枪,组建铁路工人武装。不久,就有姚福佩、张守润等二十多人参加,经邹光中与张天民等商定,在胶济铁路工会领导下成立了张博铁道大队,并由邹光中兼任大队长。为加强政治工作,1939年5月五战区工会把孙刚从淄博矿区工会武装部调出来,到张博铁道大队任政治指导员。

张博铁道大队创建初期,就以铁路为战场,展开铁路破袭战,多次扒铁路,袭车站,在群众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,越来越多的铁路职工加入进来,队员很快扩充到七八十人,最多时达到二百多人。张博铁道大队的战斗力量很强,他们主要活动在胶济铁路张店、辛店、周村间和张博铁路支线,配合八路军正规部队在铁路沿线开展破袭战。队员们以铁路工人特有的技能和便利条件,经常袭扰车站,扒路破轨,炸毁桥梁,搞得敌人提心吊胆,昼夜不安。

在一年多时间里,张博铁道大队组织大小战斗上百次。1938年7月,在八路军配合掩护下,张博铁道大队和其他抗战队伍一起发动当地群众,一夜间,将张店至淄川间12华里铁路扒毁,炸桥三座,使张博支线一个月不能通车,洪山煤矿煤炭不能外运,驻洪山的日军给



张博铁道大队整装待发奔赴抗战前线

【齐鲁英雄谱】

## 日军「国际列车」 张博铁道大队炸毁

□张汝峰

方案时,考虑到副大队长姚福佩原来是电灯房的工匠,熟悉情况,决定由他带领部分队员去执行任务。但是铁路工人不熟悉爆破技术,怎么办?只能请外援,最后从矿区工会武装部请了老矿工张德水参加这次破袭任务。

1938年7月上旬的一天傍晚,他们化装后进入张店市区,其他人埋伏在电灯房周围负责警戒掩护,姚福佩、张德水等三人换上工作服,顺利潜入电灯房内。姚福佩向值班工人说明来意后,他们愿意配合行动。就在张德水准备安装炸弹时,忽然值班的日本兵来了,三人急中生智,顺手拿起棉纱,用力地擦起机器来。日本兵对里面的工人并不熟悉,见他们满头大汗,便伸出大拇指说:“你的干活的顶好,辛苦大大的。”

等日本兵走后,张德水熟练地把炸弹放进机器内部,很快装好了引爆装置,然后让值班工人去向日本兵大声吆喝:“八路军来了!”“八路军进厂了!”趁日军慌乱时,张德水拉响了导火线,立即“轰隆”一声,地动墙摇,火光冲天,两台价值数百万日元的发电机全部被炸毁,张店火车站一片漆黑,铁道队员安全撤出。电灯房被炸毁后,日军很久未能修复,有效地破坏了日军的货运计划。

1939年4月1日,日军占领下的津浦铁路全线修复通车,日军便大肆吹嘘“南北通车即可征服中国”。为了炫耀他们的“赫赫战绩”,日军特地在“南满铁道株式会社”定做了一列最新式、最阔绰、最漂亮的列车,名字叫“国际列车”,车头上插着太阳旗,车上载着日本和外国的记者,妄图利用新闻工具作欺骗宣传,制造舆论。

4月下旬,潜入北京的国民党情报人员获得了“国际列车”从北京开出的消息,并迅速报

告给了山东省政府。23日下午两点,张博铁道大队接受了在泰安附近炸毁该列车的任务,由省政府所辖第四师一营配合。张博铁道大队副大队长张文亭带领三十多人,连夜从鲁村出发,一路急行军,于4月30日傍晚赶到东北堡车站以北地区隐蔽起来。等了一段时间,远处传来汽笛声,从时间判断,列车还不会到来,所以队员们并未动手。过了一会儿,果然开过来一列铁甲车。

因为日军已被铁道队多次破路吓破了胆,所以对“国际列车”采取了特别严格的防护措施:前面有铁甲车开路,路基两旁撒上石灰,像白带子一样把铁路夹在中间,列车每走一段,就停下来检查铁路状况。

但是日军再狡猾,也斗不过中国铁路工人。铁甲车开过去后,大家马上行动,有挖坑的,有埋雷的,有站岗警戒的,把导火索安装好撤离铁路时,再把准备好的石灰撒上,一切恢复原样。过了几分钟,“国际列车”真的开过来了。快到埋雷地点时,列车停了下来,跳下几个日本兵,打着明晃晃的手电检查路基。队员们非常紧张,生怕被敌人发觉。日本兵走了几步,并未发现可疑迹象,列车继续向前开动,大家这才松了口气。到了爆炸地点时,“轰隆”一声震耳欲聋的爆炸声,三节车厢翻滚到路基下,列车顿时瘫痪,铁道队员和四师一营官兵立即冲过去,把手榴弹扔进车厢里,击毙了全部随车日军,并向车上的记者散发了抗日传单。这次爆炸事件使日本侵略者在国际上陷于极端狼狈的境地,张博铁道大队名声大震。

1939年10月,中共山东分局把张博铁道大队改编为山东工人第六支队,1940年第六支队正式编入八路军山东纵队后勤司令部。

【故人往事】

## 章丘诗人一封信 促《诗刊》复刊

□王绍忠

“云鹤爱唱喜盈门,柳莺爱唱艳阳春;山民爱唱丰年调,政策开花结黄金。”这是章丘明水公社侯家村学校教师谢永祥,于1967年在全省刊物《山东民兵》(由济南军区主办)新年专刊号发表的一首新民歌。

生活中年轻人有球迷、花迷,年长者有棋迷、茶迷、戏迷等,谢永祥却独爱诗歌,人称“诗迷”。一册《唐诗三百首》,可以背诵如流。教课之余,学诗成为他唯一的嗜好;发现书店有新诗集上柜,他便立马购买、收藏。1958年下半年,全国掀起了空前的“全民写唱新民歌”热潮。老幼写诗,男女对诗,全家吟诗成为习以为常的事情。后来,一则甘肃农民诗人王老九要进京同郭沫若先生赛诗的新闻轰动全国。谢永祥深受激励,坚定了他对编撰民歌的信念,自此“一日一诗”成了习惯。据时任章丘文化局长靳凤尘及文联主席任方桐说,谢老师半辈子写的民歌有万首之多,还被时任公社教委誉为“一号诗人”。

1974年11月下旬,在全国各条战线“抓革命,促生产”、“大干快上”的热潮中,谢永祥想起影响全国诗坛的大型文学期刊《诗刊》已停办多年,应该尽早复刊,迎接文艺春天的来临。于是他提笔给毛主席写了一封长信,提出《诗刊》应早日复刊的诚挚恳求。

信件寄出半月后,他接到了《红旗》(现为《求实》)杂志社的来函,表示来信收到,已送交主席处阅。12月上旬,他收到从北京捎来的第二份惊喜,来函告诉他“主席对你的诉求,已用红笔作出‘同意复刊’的批示”。1975年元月下旬,他又收到《诗刊》社发来的喜讯,一封报喜信和两册新《诗刊》。



谢老师“一信三喜”的消息,如同报春的吉祥鸟,立时飞遍明水全社。时任县档案局局长的冯仁烈对谢老师表示,档案馆希望将他的“北京三信”收藏。淳朴憨厚的谢老师对贴身携带的“三信”视若珍宝。冯仁烈非常尊重他的意愿,表示可以过一段时间再送交馆内收藏。

新生的《诗刊》问世后,激发起谢永祥业余创作的第二次高潮。后来,他因在校连年送“戴帽”(初中)毕业班,家中老母又患脑中风,便把创作宗旨修订为“一周一诗”。上世纪80年代末,章丘是在全省建立“文联”的第一批县市,谢永祥又迸发出第三次创作激情,每周日下午必进文联送稿、改稿,当时文联主办了两个刊物《绣江文苑》和《寒泉诗刊》,常常能看到谢老师的诗歌。

2017年元月是《诗刊》创刊60周年大庆,1975年获得“新生”,对于编辑部来说,无疑是一大幸事、喜事,他们自然会追忆起当年向毛主席写信的那位“恩人”。2016年11月中旬,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刘春和《诗刊》社主编商镇到国家档案馆查询,得知毛主席批阅了“同意复刊”的信件已划归“一级绝密”,不可拍照、不能复印,更不准带出馆。他们阅览了一遍,方知当年写信人的姓名、地址。编辑部计划邀请这位“功臣”参加盛典当面致谢。

只是,辗转联系到的消息却令人伤心,谢永祥已在几年前病逝。在他有生之年,他最大的愿望是自己精心整理出的新民歌300首装订成册,践行自己坚守传统文学的诗歌之约。

【老照片】

## 1961年的医疗队

□郑世兴

1961年秋天,淄博市王村地区爆发白喉病,市里迅速从各单位抽调了近40名医务人员组成一支防治白喉医疗队。这张照片就是医疗队组建不久后全体成员一起照的合影。

淄博市卫生防疫站时任防疫科科长杨志民(二排左五)任领队,我(二排左七)负责住院病人的治疗工作。病房就设在王村西门外已搬迁走的淄博十七中教室里,最多时患者超过了百人。

在医疗队工作的日日夜夜,几乎每天都有紧急的救护故事“上演”。白喉是一种急性传染病,严重时会引起心肌炎和神经瘫痪。记得一天夜里,一个十几岁的男孩,因白喉假膜脱落致喉梗阻,呼吸困难几乎窒息。我全力指挥并带领医生进行救治,曹务岭医师不顾自己被感染的危险,毅然实行了口对口人工呼吸,随即我与曹大夫、董建业大夫共同为患者实施了气管切开术,挽救了孩子的生命。医疗队急需白喉抗毒素,我连夜骑自行车往返百里去取,以解燃眉之急。

严冬,只有病房里生了火炉,医务人员住的平房里夜间温度达零下十几度,有时还要冒着风雪出诊。有的病人患心肌炎,医护人员就日夜守护在病房。那时正值困难时期,队员们生活非常艰苦,日夜连轴转地工作,没有任何补贴,更没有休息日,1962年春节也没放假。附近的老百姓从家里背来煎饼、咸菜,给大家权当夜班饭,医护人员没有一个叫苦叫累的。

次年春天,疫情完全控制,病人先后康复出院,共同战斗了半年多之久的我们,各自回单位工作。那时的小伙子、大姑娘,如今已步入耄耋之年,有的老同志已经作古。看到这张当年的照片,怎不感慨万千?

